



总统骗局

（美）玛丽琳·夏普 著

喻林久 向雪琴 卢伟

向晓红

译



总 统 骗 局

[美] 玛丽琳·夏普 著

喻林久 向雪琴 卢伟 译

向晓红 译 校

*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河堤路14号)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10,125 印张 插页 2 227 千字

1990年7月第1版 1990年7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4,000 册

ISBN 7-219-01569-0/I·451 定价: 3.55元

主要人物表

理查德·欧文——美中央情报局特工。

埃玛·撒切尔——美中央情报局特工。

亨利·布伦丹——美国总统。

康克林·皮尔斯——美国议会议长。

米凯兰杰洛——原中央情报局特工，后沦为职业刺客。

弗朗西斯科·鲁克(弗兰克)——欧文的好友，尤卡坦医生。

埃德·尼科尔斯——中央情报局头头。

萨姆·阿德里——中央情报局特工，尼科尔斯的助手。

鲁本·沙克福德——国会议员。

杰克·雷纳德——国会议员。

托马斯·麦克·格雷戈尔——国会议员。

安德鲁·卡斯——国会议员，被恐怖分子杀害。

贾德·西姆——总统第一秘书。

丹尼尔·卡拉汉——国务卿。

艾尔弗雷德·海弗尔德上校——国防情报局头头。

雷蒙·加西亚——恐怖分子头目。

第一章

1月。天气阴冷。狂风裹挟着雪花横扫在平坦空旷的美国印第安纳州的农田上。彭德尔顿国家教养院就象一座由石砖组合的建筑耸立在那里，无可奈何地暴露在捉摸不透的空气中，任凭狂风猛扫。一个男子站在单人牢房的窗前，从监狱墙壁上方望出去，看着探照灯从两座警卫塔楼间扫过去，照着蛰伏在田野里过冬的玉米茬。冻得结结实实的泥土已变成灰褐色，毫无生命地卧在那里，起伏绵延直至天际；放眼望去，从地平线奔来的树木，遍身还挂着枯枝败叶。万物等待复苏，一切等待着春天的来临。这个男人也在等待着，等待着获得新生。

他对印第安纳州印象最深的就是树木。不管你走哪条道，不管你能看多远，你都能看见地平线上有许多树木，光秃秃、黑黝黝的。他来这里已经呆了整整一个季节；如果他真的犯有刑事罪，而拒不与狱方合作和认真服罪，那他就得在这儿继续呆下去。想起在法庭上的那些日子，他不由得笑了。社会终有一天会掌握足以指控他的罪行，而不仅仅是偷了一辆汽车。他是因偷车的罪名被送到这里来的。

他年纪约摸40岁，中等身材，衣着整齐。他的体格就象一位长跑运动员，强健雄劲。他的头发短平油黑；眼睛碧蓝深邃。他的脸色苍白，虽然瘦削，然而刚毅。他身陷图

固，然而人格却丝毫不可侮。当然，如果不是他自己想进来，他们是不可能抓住他的。他要那辆汽车是没用的，偷车只是他潜入监狱的计划。进入了监狱，他就只须耐心等待了，因为没人会想到去印第安纳州彭德尔顿监狱去寻找他。那些用来防止他逃跑的高墙实际上成了保护他的屏障。

一阵狂风吹来，把门窗吹得哗啦啦地响。那男人把夹克衣服拉紧了些。一位警卫曾告诉过他，外面的气温已降到零度以下，不过在这里很难测定其具体温度。站在窗户前，看不见位于监狱东北角的集镇，只能看见冰封雪裹的田野和一幢小建筑——一幢刷得雪白的农舍，旁边有一间灰色的牲口棚和筒仓，一间木板棚，里面停放着一台拖拉机，一台联合收割机。在前一个秋季夜里，天天晚上都可见到这些机器的灯光在田野里游弋闪烁。那男人观察了一个秋天，现在庄稼早已收获了，农民正在休憩，以待来春再干。

然而那男人的等待已经到头。猛然间，他听见有人叫他，忙转过身来。

“放你出去了，米勒。”

由于他表现好，上个月狱方已经宣布他提前获得假释。现在他已失去了保护屏障，不得不面对险恶的前景，着手实施复仇计划。

一只看不见的手按了一下按钮，单人牢房的铁栅门缓缓滑动打开了，那位名叫米勒的人跨了出去。他已经脱掉了灰色囚服，换上了自己入狱时穿的衣服——从一家不起眼的二手商店购买的花呢夹克、黑色裤子和浅蓝高领绒衫。

狱饭实在不对他的胃口，没有胡椒牛排，没有羊脊肉，没有冰冻仔龙虾。虽然他的体重下降了一些，但他的身材却显得更加匀称、俊美。他的肌肉强健，头脑反应仍象以前一

样敏锐、快捷。他只消去法国费拉角或蓝岸地区疗养几个礼拜，体重就能完全恢复。蹲监狱所带来的苍白脸色就能象对铁栅的记忆和从狱窗所看见的景物一样迅速消失。他生活中的一页翻了过去，一切会忘得干干净净。

然而并不如此。

走廊两旁都是和他的牢房一模一样的囚室，他随着看守沿着走廊往外走去。有人不断地向他高喊……

“再见，米勒。”

“祝你好运。”

“多保重……”

他跟着看守下了楼，声音渐渐在背后消失了。他们穿过迷宫般的监狱建筑，穿过行政管理科办公室，来到一间屋子，里面弥漫着从高高的窗户透进的灰色光线。一位身材细小瘦削、头发短平的书记员站在一张足有半壁墙那么高的柜台后面。墙的对面就是通往外面自由世界的大门——囚徒们都清楚，这也是逃跑的出口。米勒深深地吸了口气，现在就好象在柏林墙接受最后检查一样，自由就在眼前，只需填张表，再盖上一枚同意的橡皮图章就行了。

书记员取了他的手印，然后对比了一下他来时留下的手印，满意地轻声哼了哼，就象发现了其中有什么奥秘一样。然后，他给米勒拍了照——释放留影，把胶片暗盒摆在一边等待冲洗。“请你在这些地方签上你的名字。”他推过几张纸，对米勒说道。

米勒读都不读，拿起笔就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一个假名。档案和那些纸的内容都是假的。突然，他的腹部猛跳了一下，一种危险的感觉通过全身——他的照片是真的，指纹是真的。危险近在咫尺。生存、自由已不是重要的了，他的

最后一项工作才是最要紧的头等大事。

书记员把表格装进米勒的档案袋里，然后抬头看着他，“你知道你获得假释的条件吗？”他问道。

“我的律师已经全部告诉我了。”

“你每月礼拜一必须向主管假释的官员汇报，没有他的书面允许，你不得擅自离开这个州。”

米勒使劲克制住自己的不耐烦情绪。他没有必要去记这些规定，更不用说遵守了。

“你需要交通工具吗？”书记员问。

“一位朋友会来接我。”

“那好。我说，如果你生活有困难，有权获得政府的经济资助——”

“不用，谢谢，”米勒说，“我不需要。”

“请你重复一遍，我没听清。”

“我说我不需要。”

书记员扫了他一眼，薄薄的下巴向上抽紧；犹如一张绷紧的小弓。看来，他不喜欢别人生活独立——他自己就有可能缺乏独立性。“随你的便。”最后他说。他拿起橡皮图章，在印泥上沾了沾，然后重重地盖在米勒的档案袋上。释放合法了。他的眼光从米勒身上移向另一边，嘴巴闭紧，做出一个笑容，“噢，监狱长助理来了。”

米勒转过身来。房间墙壁的颜色已褪变成绿色——他想，这种颜色对朝他走来的那位邋遢的胖脸男人是再好不过的色调背景。他的脑海里闪现出一幅图画……匈牙利布达佩斯城防司令的办公室，还有那位司令官，脸胖得把眼睛都挤成了南瓜上的一条缝。

然而，现在却是这位监狱长助理来这里向这个偷车贼米

勒宣布新生的决定。一个友好的姿势，一个绝妙的讽刺。米勒使劲地想做出一个笑容，装出一副充满感激的样子。

“再见。祝你好运。”胖脸说道，“如果我们能帮你点什么的话——”

“谢谢。”米勒打断了他的话。他需要的帮助不可能来自一位监狱长官，那人可能来自西班牙马略卡岛，也可能来自埃塞俄比亚的亚的斯亚贝巴，还有可能在伦敦、东京、莫斯科，甚至有可能象他惯常的那样神出鬼没地穿过兰利城飘然而至。

不过，这位监狱长助理不是没有作用。“这里有一件东西，”米勒从夹克衣服里掏出一个白色信封，说道，“我一直在盼望一位探访者，他能帮助我在外面找到工作。我给他写了一封信。我相信他会来这里看我的……”

“如果他来了，你要我们把这封信转交给他吗？”胖脸接过信封，笑了笑，眼睛显得更小更窄了，“这就是他的名字吧？叫康拉德？”

米勒点了点头。

“我会注意这件事的。”

“谢谢。”米勒再一次说道。然后他和胖脸握了握手，走出房门，径直通过监狱大门来到了外面的自由世界，一股强烈的寒流立时裹住了他。他停留了片刻——舒展了一下手脚，活动了一下身子，他又精神勃勃了——享受着自由的快乐。

有多长时间？他在心里暗自掂量。他又和以前一样享受着自由。没人知道他在这儿，但只要他一露面，就很快会被人知晓的。

那时怎么办？

铅灰色的云层堆积在头顶，风又刮起来了，抽在他的脸上，刺得他的眼睛泪水涟涟，直往下滚。然而这男人却在笑。他总会被人知道的，只是希望事情发生时，他能呆在那里，呆在椭圆形办公室里。

他拉起衣领，抵御寒风的袭击，然后把手插进口袋里，昂然朝前走去。前面有一条公路，还有一条铁路与之并行。他刚走到铁轨旁，发现道路在这里分叉，向左蜿蜒通到一家与监狱毗邻的乡村俱乐部。他以前从来没有打听过这家俱乐部为什么会建在这里，与监狱作邻居真是不可思议的事。他顺着岔道来到了供俱乐部成员们使用的停车场。

他知道碧丽肯定在那里。

碧丽此刻正坐在她父亲的凯迪拉克汽车方向盘后面。她穿着一件白色兔毛裘服，竖起耳朵倾听着四周的动静，她的脸部侧对着他。她仍然象他在阿森斯和她吻别时一样年轻漂亮、楚楚动人。那是三年前的事了，她是那么年轻，不到25岁，尚未婚配，仍和父母住在曼西的家中。米勒在被捕前曾仔细考虑过，他之所以选择印第安纳州，就因为碧丽住在这里，而且她有一辆轿车。他不愿意使用官方的交通工具。碧丽时值韶华，加之天真浪漫，她就成了他的另一种保护屏障了。

还有更深的关系。

当他靠近汽车的时候，她转过身来，脸上慢慢绽开了笑容。她那黑黑的头发漫不经心地拢在脑后，几绺不听话的头发垂在耳朵和前额上。她的眼睛碧绿，配上一弯诱人的柳眉和浓重的棕色眼睫毛，更让人心旌摇荡。她的外貌是无可挑剔的。由于天气太冷，脸蛋红通通的，更添了几分妩媚。他已经说不出她究竟有多么漂亮。象一位山林水泽的仙女？这

还不足以描绘她，简直是一个天生的尤物。

她摇下挡风玻璃，“你好，格兰特。”

他回报了她一个笑容。

“我说，”她柔声说道，“你是站在那里呢，还是坐进汽车来？”

他从前头绕过去，坐在她旁边的座位上。一时间他感到语塞，什么也说不出。昔日的情感翻江倒海涌上心头，岁月倒退……倒退到在阿森斯和卫城生活的那段日子，还有那位于两旁绿树成荫的街道的路边咖啡馆，在普拉卡^①欢度的融融夏日之夜……对碧丽来说，这是刚刚离开大学校园，第一次出外旅行到欧洲。欢乐的旅行，是爸爸妈妈对她大学毕业奖励的礼物。可爸爸妈妈绝不知道她取消了去威尼斯和罗马的旅行计划，而呆在阿森斯，和那位叫做格兰特·马丁的男人呆在一起。

她穿的那件兔毛裘衣裁剪适度，刚好显露出穿着工装裤的颀长优美的双腿以及长统皮靴。他轻轻地抚摸着她的衣服，把她拉近身边，深深地吻起她来。过了一会儿，碧丽抽开身子，细细地端详着他的眼睛；她那眼光，那神情，他永远也忘记不了。她是那么年轻，永远也让人捉摸不透。“我收到了你寄来的明信片。”她说。

他笑了起来，“是我寄给你的。”这张明信片是他一个礼拜前发出的，丝毫没有提及监狱的事，只是约定在彭德尔顿乡村俱乐部会面。“你来了我感到非常高兴，”他补充了一句，“我盼望见到你。”

“这三年你都想着我吗？”

^① 希腊一城市。

她只是给他开了句玩笑，没有一丝悲伤和痛苦。米勒想自己做对了，叫碧丽来这里接他。她非常机警聪明，能够帮他化险为夷，度过重重难关；而且她这人大智若愚，从不饶舌。当然，她认为他是山姆大叔^①的一名侦探，是他让她这么想的。部分原因是——他的秘密——能引起她的兴趣。谎言并不完全是谎言，他就曾经说漏过嘴。

然而碧丽对他来说也是个谜。他猜不透她究竟是不是象她表现出的那样一天到晚无忧无虑。家庭富裕的生活使她一点也不感觉到日子的难过，即使生活艰难她也可能不会奋起抗争。而且他感到奇怪的是她从不离开家庭，建立自己的小天地，究其原因，可能是她舍不得离开靠他父亲的金钱维持的安乐舒适的生活。

他用手抚摸着她的脸，“我曾经告诉过你，我不能经常写信。”

“你是你说的那种男人，”她笑了笑，说道，“但你来这儿干什么？不要紧的，我知道。为了世界的安全和民主？我并不认为彭德尔顿有什么危险。”

米勒轻声笑了笑，“我来休一段时间的假，”他说，“我们走吧。”

“你想去哪儿？”

“印第安纳波利斯。我要去一家大书店，然后去一家玩具商店。我想给你买一件礼物。”

“一家书店，一家玩具店，走吧。”碧丽探身向前扭开了发火装置。

她把汽车开出停车场往监狱方向开去的时候，天空开始

① 指美国政府。

降下纷纷扬扬的雪花，飞扑在挡风玻璃上——开始还很小，到后来越来越大，突然竟下起了暴风雪。坐在她旁边的那位男人转向车窗，透过雨雪最后看了一眼依稀可辨的监狱。在雨水的折射下，监狱的外貌已经变得不成比例了。过去的事情就这样过去了，就象米勒这个偷车贼一样，被假释，被遗忘得干干净净。他笑了。他笑的是，监狱大门在他背后一关，那位被叫做米勒的人就永远不复存在了。他仍是过去的他。

米凯兰杰洛，一个政治刺客。

最后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对付山姆大叔本人，当今的美国总统。这个龟孙很快就会知道这一情况的，到那时，他也会象他一样守株待兔，瓮中捉鳖。

但是，现在最首要的事情还是找到一家书店。刺客得意地笑了。首先，他得和一位老朋友——当然是中央情报局最优秀的侦探——取得联系，他就是理查德·欧文。

第二章

尤卡坦半岛^①地形错综复杂，即使在西南普克地区的平坝地带，也和丘陵山地差不多。这里泥土很少，到处岩石嶙峋，犬牙交错；灌木丛生，荆棘遍地。终日骄阳灼烤，酷热难当，理查德·欧文取下帽子，用手背擦了擦脸上的汗水。这里的气候和整个墨西哥一样非常恶劣，空气湿度大，滋生了大量的蚊虫，而且原始森林里蟒蛇成群。更糟糕的是除了夏季，连一星半点雨水也没有。现在已是2月份，狂风时起，灰尘飞扬，让人眼睛都睁不开。田地已经干涸，冰雪尚未融化。

欧文用手遮在眼睛上方，打量着周围的废墟——古马亚的白色城堡乌斯马尔的所在地——以及纵横交错的莽丛。这里不象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的马亚高地那样遍布参天的树木，仅有一些热带植被，长势也不好。可是，乌斯马尔到处生长着尤卡坦灌木，就象一簇簇欧石南拥满了整座半岛，只不过密度太大，没有一株高过30英尺；生命力太旺盛，筑路工人不得不放火焚烧，阻止它们靠拢通往梅里达的柏油公路。灌木丛编织成了一张容易让人迷糊的网，来往客人如果没有向导，没带枪支和大砍刀，是很难走出去的。

① 墨西哥一半岛。

欧文带了一位向导与他同行——他的老朋友 弗朗西斯科·鲁克一凯，他土生土长在距离乌斯马尔11英里的穆纳城。此地的废墟是他少年时代经常游玩嬉戏的场所。他对周围的乡村的了解，就和欧文对开罗、罗马、贝鲁特、伊斯坦布尔和新德里的秘密一样熟悉清楚，了如指掌。但欧文并不打算从林中伐出一条路来。他的兴趣在这儿，在那些金字塔和寺庙上，以前许多占星术士和王孙们曾来这里观测过星象，并留下了他们的智慧和学问。用石头砌成的庞大的建筑，年久失修，现在已经灰石斑驳，在烈日照射下，发出锃亮的光辉，日复一日，天天如此。

是的，就在这儿。就在这儿某个地方，藏着米凯兰杰洛的秘密。

欧文想，如果他确切知道他找什么就好了。刻在石头上的暗号？藏在干燥的泥土里的枪支？塞在岩石罅隙里的文件？或者其它什么东西。一张照片？一节胶卷？一条辨明暗杀者身份的线索？

要是乌斯马尔不那么大也就没有什么价值了。无数的古建筑仍然埋在密林里。在长一英里、宽半英里的长方形范围内，已经发掘出十座古建筑，肮脏的道路蜿蜒其间，破开生长迅速的齐腰及膝的灌木丛，把建筑群联在一起。灌木已经变成枯黄色，到处点缀着朵朵野花。整个废墟遍布岩石，零零星星或成堆成片；昔日的楼房建筑已被岁月从地球上抹平了，只剩残垣破壁，尚存的几座雕刻有画像的寺庙也长满了绒草。

乌斯马尔已被人遗忘了差不多一千年。如果米凯兰杰洛在此地藏匿了什么东西的话，欧文可不是那么容易就能找到的。

欧文扫视了一眼废墟，没有看见弗兰克。他最后一次是看见他在废墟远处的鸽棚周围探查着什么。欧文根据自己的标准，认定他是一个好朋友。是的，弗兰克确实是个忠诚的朋友，欧文把事情的由来告诉他后，他就尽心尽意地帮他寻找。以后，如果弗兰克需要他帮忙，他也会尽心回报的。不过，现在要他给弗兰克一个具体的答案的话，他也做不到。米凯兰杰洛仅仅提供了一个线索，只能把欧文的工作范围缩小一点——到乌斯马尔废墟去，到大海这块活动的岛屿下面去寻找——但这条线索对弗兰克没有任何意义。乌斯马尔位于内陆地区，离墨西哥湾有100英里远，至少比加勒比海远两倍。这里没有大海，没有自然水源，甚至连水洼也没有。古人之所以能生存下去，全靠夏季把雨水贮存起来，待干涸后，只好向雨神祈祷，但这位雨神极其吝啬，经常装聋作哑。

没有大海，没有水，根本不象一块向内陆移动的岛屿。

欧文用手理了理他那被阳光映成棕色的头发。他已年届四十——身材高大瘦削，仪容英俊潇洒。他的外貌极富性格特征——凝重深邃的眼睛，刚毅自负的脸膛，还有那不畏强暴、逢凶化吉、克敌制胜、刀枪不入的气魄。在这次行动中，他决定少说话，多观察，勤思考，一定要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

他对米凯兰杰洛耿耿于怀，简直是把他杀了也不解恨。他们之间的宿怨旧仇总有一天得解决。

欧文在过去的岁月里工作勤奋，能够随心所欲地改变自己的身份和外貌形象。这一点还得归功于中央情报局。他成为该局一名成员后，接受了严格的技术训练和窃密保密训练，学会了化装和利用谍报等技术。他能够潜入任何地方，

以一个本地人的面目出现在人们面前——扎下根，展开活动，然后又销声匿迹。

此刻，他以一位名叫大卫·斯图尔特的美国考古学家的身份旅行。这个身份是他上个月计划到雅加达工作而准备的，后来，米凯兰杰洛的消息改变了他的主意和计划。他给尼科尔斯留下了一张意思模糊的条子，取消了雅加达之行：

“为追踪一件更加紧急重要的案子，我不去雅加达了。一旦有消息，我会告诉你的。”

本来，他还想添上几句要他好好休息的话，但他没有这样做，因为尼科尔斯有可能接受他的好心，也有可能对他的建议大发雷霆。不过据他揣测，尼科尔斯肯定会气急败坏地诅咒他，并中止他的合同，另派一人去雅加达。但解雇欧文是不可能的，因为在这个时候，尼科尔斯不知道往哪儿送那张粉红色解雇通知书。

欧文戴上用灰白稻草编结的宽边草帽。这是弗兰克送给那位外国佬朋友的礼物，这个家伙肯定不知道此地太阳神的厉害。欧文并不需要这一礼物，但他喜欢这顶草帽。这是一顶极其普通的草帽，那些引导旅游客人游览乌斯马尔的导游们都戴着这种草帽。它虽然普通，但却很有特色：帽顶上缀有几道细小的墨西哥银线，就象给帽子装饰了一条围巾一样。

他调整了一下帽沿遮住眼睛朝那座被称之为女修道院的四合院走去。这座四合院四围都是庞大的两层建筑物，中间有一宽阔的院子，四角有通道。南面的建筑被一马头牌楼分成两部分。

女修道院。欧文笑了笑。西班牙人用词不当。马亚人崇敬太阳和星辰，他们的祭司都是数学家和天文学家，女祭司也是。乌斯马尔地区没有修女，从来没有，除非那些西班牙殖民者侵占这里时随军带来。

欧文对这个名字有了一定的理解。这些楼房是按马亚人的方式修建的，大致与海平面平行。它们都呈四方形，用石头堆砌而成，楼房上部和门廊处都有绒花雕刻。每扇门后有一间屋子，再往里，并排有两间分开的四方型的小巧卧室。四方建筑的布局大致相同。

欧文数了数门：仅这座女修道院就至少有八十八间房子。没人知道它们过去的用途。

八十八间房子。要逐一搜寻完可能需要整整一天时间，不过用不着这样。欧文穿过院子来到北面楼房。这里建在一块巨大的石台上，比其它楼房都高，俯瞰着整个四合院。每一个角落还有一个较矮的石柱寺院。欧文侧身从肩头望过去，看见院子里有一些游客。在今天的这个时分，大多数游客都很明智地呆在旅馆房间里午睡，或者坐在装有空调的旅馆酒吧里品着冷饮。院子里只有几位背着旅行包的学生，两位头发灰白的女士，还有一男一女，带着一个长着金发的小孩，他对火星人的兴趣可比对马亚人浓得多。欧文此时正在北面楼房，他突然看见一大帮新来的游客从位于废墟中央的古代波尔法庭涌向女修道院。他转身面对石阶，一步跨两级，飞快地跑到楼房的左端，他决定从这里开始。

他穿过洒满阳光的门厅石板楼时，一股阴湿霉臭味窜进他的鼻孔。进了门厅，阳光明显减弱，空气湿度大，且冷飕飕的。屋子里面的光线很暗，欧文掏出一支手电，把灯光焦距对准墙角；这里可能自乌斯马尔被遗弃以来就从来没见过